

皇朝類苑

七之十二

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

馬巨如過

王元之

王元之嘗草李繼遷例繼遷送馬五十四匹潤筆公却
之後守者險關人難逐有文行健步謂公及遷公買
一馬遺之或謗其漸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
十四匹顧肯此一匹馬價耶見其未也

二

王尚備漢州人坐十餘載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
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州縣
太宗方優拔文士聞其名召拜者拾遺直史館賜
故奉勅者給銀帶一山特命以文舉帶賜之尚備
獻端洪所以為戒事以宋司諫知制誥王尚備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

君臣知遇

王元之

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匹潤筆公却
之後守宋陽閩人鄭褒有文行徒步謁公及還公買
一馬遺之或謗其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
十匹顧肯虧一匹馬價耶見灑水燕談

王禹偁濮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
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州縣
太宗方獎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
故事賜緋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
獻端拱箴以為戒尋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



日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為妖巫道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尼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真宗初即位召王禹偁於揚州復知制誥修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群雞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人上乃命移知蘄州尋召還朝禹偁已卒

三

太宗時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書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

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此虧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誄曰事上不曲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已有嫉惡過仇讎世以為知言祥符中真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章奏嘆羨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對擢大理評事

四

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極厚嘗侍宴瓊林獨召至御榻顧問帝語宰相曰王其文章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故元之有詩云瓊林侍遊宴金口獨褒揚見澠水燕談

杜文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
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於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
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出
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灑入侍疾少頃鎬稍
蘇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卧鎬疾平然後入官方
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為由已賜酒致鎬疾也

楊礪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為府寮及登儲貳因為東宮官
即位為樞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
隘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上不許因降輦步至
其第存勞甚至
楊礪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
真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

然後知之自悔失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

董遵誨

董遵誨父宗本嘗為隨州將太祖微時往依宗本
令與遵誨游常共臂鷹逐兔小不如意為遵誨所辱
太祖遂辭去宗本固留厚給遣之即位之初訪求遵
誨遵誨欲自殺其妻止之曰等死亦未晚耳萬乘之
主豈念舊惡將因禍致福豈可測哉遵誨感其言幅
巾見於便殿叩頭請死上咲曰汝昔日豪蕩太過
我方將任汝事即今左右掖起賜冠帶設食案賜食
上前語及舊故歡咲以為通遠軍使專委一面之事
市租悉以給軍用不藉於有司每歲賜予無數幕府
許自辟署選精甲數千人隸麾下不復更代隔歲以
春夏令歸營省妻子遵誨至申嚴邊候鎮撫蕃部號

令如一我族之強盛者倚為腹心有謀為寇者必立以告發所部襲之剪滅無憚類九再出師大克捷党項諸羌畏威惕息養馬數千匹擇其良以入貢親僕數百人皆厚給衣食日夕馳射畋獵擊鞠呼盧飲食作鼓吹為樂羗中動靜即時知之朝廷不復西顧歲時其親表押馬來獻上必召問遵誨晨夕所為擊節大喜曰是能快活也多解服御衣物珠貝珍異以為賜遵誨捧之未嘗不泣下三數歲一來朝賜食御前咲語移晷賜御膳羊上樽酒皆五百數金帛累萬復遣去終太祖朝不易其任末年稍遷羅州刺史有判官者因朝廷訪利害上言通遠軍養兵每歲轉運使調發內地錢粟勞費民力本軍關推之入自可市糴給用上遣錄判官所奏下本軍及申約外計

史

祖徙

九歲調如故不得竊議市祖徒判官於佗郡遵誨感激流涕左右皆泣

楊文公談苑

种放

真宗優禮种放近世無比一日登龍圖閣放從行真宗垂手援放臂上以頤近臣曰昔明皇優待李由御手調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閣厚賢之禮無愧前代矣故蔣穎叔薦放姪孫誼云放早以逸民被遇章聖有握手登樓之眷真宗屢欲大用放固辭乃止惜哉澠水燕談

張乖崖

乖崖公曰吾河曲一書生爾猥自出身遭逢聖主太平興國中進士及第屢親民政自太常博士罷荆湖北路轉運使入覲時太宗皇帝御長春殿召對數

刻上曰卿奏事精審可信特賜金紫除虞部郎中旋授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面奉聖旨西川經賊後民頗傷殘不聊生卿去到後可便宜行事欽哉君不疑臣委任至重乃感恩泣下到川後奉詔條之外事有大可革者奏後始行其有從權而合義者先行後奏上悉允之故得展微効立功名誠由上信不疑下讒不入見忠定公語錄

二

忠定公為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為鄉第及他語鄙甚公鑿希白所撰鑄政者是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為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文九有申奏皆督家王禹偁代為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

文

麻詞其辭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欲中傷之公聞自辨曰臣苦心文學措紳莫不知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以非罪也今日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上曰今日暑甚願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綃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羨今日獻文事龍圖閣

張文定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內四說稱旨六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祖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

汝為相也。至太宗初即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果作相。東軒筆錄

柳仲塗

柳開知潤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乘間來謁，造其書閣，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既筭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甚願取為繼室。錢曰：俟白家君，敢議姻事。柳曰：以開之材學，不辱于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禮。錢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乞上殿面訴。柳開劫取臣女。仁宗問曰：卿識柳開否？曰：不識。上曰：真奇傑之士也。卿家可謂

得嘉婿矣。吾為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見倦遊雜錄

袁廓

袁廓梓潼人，敢大言。太祖竒之。太祖即位，遷殿中丞，掌市征，歲中增緡錢數萬，特賜錢百萬。會錢俶納土，詔廓按行府庫倉廩，所至公宴，令別席而坐，以寵之。

錢俶

錢俶，太宗即位來朝，宴後苑泛舟池中。太宗親酌酒以賜俶，俶跪而飲，每貢乘輿服物器玩，制作精妙，遣使脩貢，必羅于庭，焚香再拜。並見范蜀公蒙求

呂文惠

呂文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恍懼，間檣折，舟人大恐。

公恬然讀書若在齊閣時首台呂文穆相蒙正告老甚切上宴後苑作釣魚詩獨賜公斷章云欲餌金鈎深未到磻溪湏問釣魚人以首宰屬公公和進云愚臣鈎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文穆得謝果冠台席見玉壺清話

趙稹

趙稹字仲微單父人登進士第累為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真宗謂曰遠方之事朕皆欲聞一一奏來朕當為卿行之故稹至蜀奏利害最詳及後益州闕守乃自三司鹽鐵副使授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天聖中以工部侍郎知并州廼上殿奏事上曰先帝時嘗詔益州市錦六千匹時有姓趙者知州止市千匹還是卿否稹曰是上曰卿如此恤民

誠是至公嘗聞先帝言卿朴厚可任未幾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以先帝所委臣故也見本朝名臣傳

晏元獻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燕集以至市樓酒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

與

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卒至大用見筆談

晁迥

宰

大中祥符元年冬行升中之禮駐蹕岱宗晁迥當草赦書之詞例先進呈裁定准舊儀學士當直日或遇宣召即繫鞋以赴上戴帽子見之迥自忖度今皇上以封祀大禮方在致齋之中必加嚴肅不同常時乃盛服秉笏造行宮門有中使入奏俄出報云上適問之聞學士穿執遽起入內矣可止此祗伺暨中使復入迥佇立移晷中使來召引至幄次而上已改御巾幘而坐起居訖升詣帝所望之儼然即之也溫進呈詞藁省覽稱善怡顏撫問有加常

等既而賜坐令飲茶而退茶字註古人詩云春藏葉可以章或飲因思古之帝王優禮節行之臣不冠不見則有之矣內愧孱瑣何以當聖君體貌之重乎茲惟先皇帝恭已待士之德發自於清衷而然也

二

大中祥符天禧之間誌朕暮春之月閣門傳宣布告令赴池苑游宴之會法從既集俄而陰雲與密雨降有詔罷後苑之游上賜宴飲上御承明殿面北而坐預侍坐者翼列如儀既而執事之臣捧金盤進名花有牡丹重杏千房者并諸奇花首置御坐前餘皆散布諸臣彫俎之上內臣先供奉至尊戴御花以及親賢宰執亦如之以次諸臣皆自戴焉上忽乃眷西顧宣言曰與學士戴花內庭侍從惟學士俄有中

使數人遽至與迥及一二同僚戴之觀者無不竦動也前代加寵詞臣有以寶裝方丈賜食於前則嘗聞之矣豈謂親承日月之照待以王公之禮何幸會之深歟

三

大中祥符天禧之間臆暝年迥當宿直方甲夜奉召赴內東門上御面東閣子坐起居訖升進次宣索坐物執事者疊青墩於御坐之東北隅方命坐而上語及遽起側立以聽焉示諭令草詔今忘其事恭受宸旨畢命復坐飲茶而退却行纔踰國上宣言曰將蠟燭與學士照路俄有中使就御前拔取列置密炸之一其圍徑甚大中使執之前引出內東門付於本院引接人吏古之賜金蓮燭其若是乎上周知

闕

故事善視邇臣多此類也並金坡遺事

王文正

上宣諭曰朕尹京日卿弟旭宰屬邑有廉幹之稱可委以繁使公對曰臣待罪宰府恐公議非便上曰前代父子兄弟並處貴位者多不可以卿故滯其才公曰今省府廼士人要職若於平進遷擢又得孤寒者一人臣第陛下知名望它日出於宸衷且乞一閑局遂判吏部南曹公歸喜語弟曰上知爾之才必有任使而終不言所得之旨翌日被命乃知銓管人引對上見公弟賜與緋魚公因對叙感上曰不知尚著綠朕失照管

二

王沂公會張文節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會

等拔擢至此亦公之力然願有裨補公曰願聞其說
沂公等曰每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
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
退諸公留身上已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某同來諸
公以前說聞於上上曰誰所行諸公曰皆公
上曰王某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之私自東
封後朕諭王某令小可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
退而謝於公曰上之委遇非會等所知也公曰向
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今後更賴諸公規益
文正公每休暇多與二府往還萊公出鎮會宿私第
翌朝上顧公曰昨日知有客甚歡朝廷無事大臣
和睦誠可喜也

四

上宣示公曰聞卿居第甚陋朕密令計之官為修營
其間更繫卿意增損之公頓首曰臣所居乃先父舊
廬當日止庇風雨臣今葺過已甚矣每思先父常有
愧色豈更煩朝廷上再三諭之公力辭乃止並見
名臣遺事

禮遇詞臣

真宗好文待過學士尤重王欽若召見最頻其後是
迥李宗諤陳彭年王曾李維數人皆被恩遇惟演再
入院天禧四年間屢蒙召對或龍圖閣滋福殿承明
殿洎宣和門之北閣子皆從容賜坐移刻而出其言
議及奏對此略而不書又常令中使密至院門詢吏
云今日誰直然後召之見金坡遺事

御書碑額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九宮殿門觀，多帝飛白題榜。勲賢神道，率賜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賢。寇準曰旌忠。李迪曰遺直。晏殊曰舊學。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德。元老文彥博父均曰教忠。積慶李用和曰親賢。范仲淹曰褒賢。曹利用曰旌功。呂夷簡曰懷忠。張士遜曰舊德。狄青曰旌忠。元勳其餘不可悉紀。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換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於此。其後萊廟神考亦屢有賜者。渾水燕羨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八
名臣事迹

韓魏公

韓魏公以元勳舊德，夷夏具瞻。熙寧中，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須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至是悉書名。其為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其國，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使遼，遼主問嘗使中國者曰：國史類丞相否。或曰：類，即命工圖之。

二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而樂也。識者

以謂過人遠矣。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秦之父老有遠來觀於道傍，乃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公乃非也。於是相引以去。虜人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雷二老，亦以公或以名而已。公鎮大名四年，虜使每涉林清縣，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勿亂需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曰：我在國中，想望韓公名已，留守不出也。又嘗有喻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來，既而不如旨，怒曰：此豈比它處，敢爾不加意，遂笞其人，易其馬。

三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第

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辨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伏，祝常以謂魏公真賢相，非他人可及也。灑水燕羨

四

韓忠獻公神道碑，神宗御製也。中云：薨前一夕，有大星殞于園中，櫪馬皆鳴。又曰：公奉詔立皇子，旬被顧命，立英宗為皇帝，旬立朕以承祖宗之序，可謂定冊元勳之臣。後銘其碑曰：公行不歸，中夕是悼，尚

想公儀渙落苑草復御篆十字填金以冠其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歸田錄

五

皇祐五年韓魏公拜武康軍節度使經略河東時公在定五年矣將行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公聞之一日偽遊衆春園陰欲由他道去民初不知至日晡始悟奔走宿於北門門不得闔寮屬相與設祖于道鈐轄郝質壯勇士也首感泣大慟聲徹于外官吏皆泣下既而道路土庶哭聲動原野

六

北嶽祠在州之曲陽縣歲久不葺守臣奉祠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間公以爲慢神莫斯爲甚廼完廟宇煥然一新每雨雪不時降公即走僚屬禱于祠

下而神必應之時北道荐饑定獨屢豐故嘗有詩曰靈嶽祠官尚未迴六花隨禱下瓊瑰其後公改帥并門又嘗題于廟云每時有水旱必致禱祠下無不響

並見魏王別錄

旱

七

韓侍中薨差內臣張都知督葬事玄堂甃以石一切用度皆出于官上自撰墓碑題其額曰兩朝顧命定冊元勳之碑年會侍中薨上題其墓碑額曰兩朝顧命贊冊亞勳之碑

倦遊錄

八

熙寧初公在咸秦平涼經略使蔡挺建議欲城白塔公許之及本路兵馬夫丁既興而虜騎亦至塞下挺恐兵敗而事不濟且已任其罪乃走使京師具事勢

如此及其可憂之狀請命於朝廷朝廷惟責公以不
當增修保障致一路溝城懼於奔衝而不知始建謀
者推也公亦不自辨明洎城成無事公復奏推之功
而乞加獎諭焉公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
小公親眎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
於卧内人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略於總劾委於
佐屬而少自便安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
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略也吾恐有所
不盡而未嘗輒敢有以略也况其可以委之人乎公
當政府十有餘年贊輔三朝黜陟羣材其入踐臺省
外總方鎮出於門下者過半矣然其知恩感義於公
者幾稀人或以此爲說公曰吾以至公之道薦人而
不求人知以至公之道責人而不避人怨但無愧於

天地豈復要於人心也

九

慶曆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公大發倉廩募人入
粟分命官吏設餅粥以食民公日往按視遠近歸之
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歸優詔褒美其略曰
河北都轉運司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
擘畫全活人命及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
救朕甚嘉之並見魏王別錄

司馬文正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
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畎畝匹夫匹婦莫不
能道司馬公之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
用於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北行

余

見村民百餘謹呼踊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人傳司馬為宰相矣餘以雖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蘇子瞻為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童兒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隴水燕談

孫威敏

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陳文惠公

陳文惠公將終前一日自為墓誌曰宋有潁川先生

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壽八十二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備歸息于先秦國公燕國太夫人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焉

王沔

王沔字禁望端拱初參大政敏於裁斷時趙韓王罷政出洛呂文穆公蒙正寬厚自任中書多決於沔舊例丞相待漏於廬燃巨燭尺盡始曉將入朝尚有留按遣決未盡沔當漏舍止燃數寸事都訖猶徘徊笑談方曉上每試舉人多令公讀試卷素善讀書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無厭經讀者高選舉子嘗納卷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

陶尚書

陶尚書叡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

見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宜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並歸日錄

王荆公

王丞相嘗云自議新法謂青苗免役始終言可行者會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渾水燕謀

二

承

王荆公再為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唯與子雱謀議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閑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謁荆公

寓止於佛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遷泊行香畢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慢罵不止葉均俛首不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遣二阜持牒逮吳生吳生奔荆公家以自匿荆公初未知其事也頃之二阜至門下云捕人而誼忿于庭荆公偶出見之猶紛紛不已公叱二阜去葉均聞之遂杖二阜而與毛抗李琮皆詣荆公謝以公阜生踈失於戒束荆公唯唯不荅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人然亦無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止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曰首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聞為守

又除王安上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

三

熙寧庚戌冬荆公自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荆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窻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入後三年公罷相知金陵明年復拜昭文館大學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納節辭平章事又乞宮觀久之得會靈觀使遂築一第於白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遽邀余同遊鍾山懋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為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窻之詩公憮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富文忠

系

慶曆末雷文忠公鎮青州會河決商胡北方大水流民全入京東公所勸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舍又因山崖為窟室以處流離擇寄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俸即民所贅聚藉而授券以時給之器物薪芻無不完具不幸死者為叢塚收瘞自為文遣使癸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理資遣還葉八州之間所全活者無慮五十餘萬人其募為兵者又萬餘人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乏官職也卒不受

見澠水燕談

二

雷公忠厚正直出於天性始終一節故雷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萬其一增十萬其一以公主妻梁王使與虜約曰能為我令元昊

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十萬虜曰
元昊稱臣納款我願指之勞耳汝當以二十萬與我
然須是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於公主則不必
爾也雷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三

雷公爲人溫良寬厚沈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
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
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
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
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後傍
唱相公尊重客踧踏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
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
乃還自是群公稍効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

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
親問其故曰九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
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
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
無怨也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
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爲
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及違世士大夫無遠近識不
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弔唁往往垂泣
其得士大夫心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盡忠愛民盡
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充於內而見於外能如是乎

四

治平中公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
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去去

如此之堅何也。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是時論者皆謂公精力克壯，必未肯決去。至是乃服。

並廬陵居士集

五

雷韓公熙寧中罷相鎮亳，常居養疾，罕出視事。幕府諸君事須稟命者，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於紙尾，莫不盡其理。或事有難決，諸君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他事，諸君曉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歎伏莫可及也。公早使強虜以片言折之，謀尊中國及惣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爲者，矧退處一郡乎？

向文簡

太宗飛帛書張詠向敏中二臣名付中書二人者名臣爲朕記之。向公自負外郎爲諫議知樞密院，止百餘日。咸平四年除平章事，後坐事出，永興軍駕幸澶淵，手賜密詔盡付西鄙事，許便宜從事。公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邦人因讎有告禁卒欲倚讎爲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於廡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其知者。命讎入先令馳逞於中門外，後召至堦。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勦訖，屏屍，亟命灰沙埽庭。張樂宴餘賓從股慄。

梅聖俞

王副樞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

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右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求梅詩一篇者其名於時如此廬陵歸田錄

呂文穆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因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呂中令蒙正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戚微寵澤子從簡當奏補時公為門下相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露寸祿者無限今臣男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庸此寵命恐懼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為制公生於洛中祖第正寢至易簣亦在其寢其子集賢貳卿居簡平日親與文瑩語此事云並廬陵居士集

燕王元儼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

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實事

廬陵歸田錄

陳堯叟字唐夫爲廣西轉運使上言苧布所種與桑柘不殊旣成宿根旋拔新榦枝葉繁茂則刈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一固其本十年不衰每織布一端止售百錢蓋織者多而市者少故地有遺利人無資金自克復交廣布帛之數歲萬匹自勸民廣殖麻苧以鹽錢折變收市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請以苧麻充折桑棗之數令佐書曆爲諫

范蜀公蒙求

李文靖

李文靖公沈爲相王魏公且方參預政事時西北偶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

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廬陵集

二

李相簡穆公沈嘗被同年馬夷責之曰外議以兄爲無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國爾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畢徇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所謂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公薨沐浴右脇而逝七日盛暑中方斂不聞腐氣信履踐之明効也

談苑

三

李丞相沈有長者譽一旦僕通宅金數十千忽一夕
道去有女將十歲姦姿格自爲一券繫於帶願賣於
宅以償焉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
訓教婦德俟長成求夫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
其婚然而務在明察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擗亦頗
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問之
論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爲羹饋之至薨衰
經三年並湘山野錄

四

公嘗言李丞相沈重厚淳質言無枝葉善屬文識治
體好賢樂善爲丞相有長者之譽頗通釋典尤厭榮
利卅務罕以嬰心其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
門其偏下已甚頽垣壞壁沈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

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沈沈朝夕見之經月終不
言妻以語沈沈笑謂其第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
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維與言因語次及之沈曰
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褻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
以此卅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
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
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過疾沐浴右脅而逝
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亦履行之報也沈在
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沈同年生又與維善語
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間嘗達亮語沈曰吾
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
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比有強虜西
有戎遷日盱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

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
吾意自餘通藉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
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
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爲我
謝馬君沈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
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
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此蓋陸象先
庸人擾之之論也

揚文公 卷七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沈嘗言其非君
子時沈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聞蘇子
容云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
容言獨以無心故耳某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

向

耳特以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
濟之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
出廬陵居士集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八

新雕公皇朝類苑卷第九
名臣事迹
王文正公曾為入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與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廬陵居士集

新雕公皇朝類苑卷第九
名臣事迹

王文正公

王文正公曾為入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與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廬陵居士集

二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為大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趨之

三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邢祥頗肆談辯深自銜鬻且矜賜新鐵券公曰鐵券蓋勲臣有功高不賞

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為輒及親賢祥大沮失以
上見涑水紀聞

四

王沂公曾青州發解及南省程試皆為首冠中山劉
子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
不盡沂公正色荅曰會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范魯公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最舊宿意輕其新進潛
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堂判之事並施
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歎
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質後果為名相 談苑

二

范魯公 賈 早輔周室及 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

翊戴嘉謀偉量時稱名相然自以執政之地生殺舒
慘所繫苟不能蚤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
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
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醕即可為宰相矣

范文正

范文正公 仲淹 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
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錄為
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授子即以其方與所成
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
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曰而
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
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筆錄

二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乃落天章閣待制出知饒州余靖安道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上言靖與仲淹交淺臣於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歐陽脩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奏其書降授夷陵縣令永叔復與師魯書云五六十年来此輩沉默畏慎布在卅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時蔡襄君謨爲四賢一不肖詩播于都下人爭傳寫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虜使至密市以還張中庸奉使過幽州館中有書末叔詩在壁者四賢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也一不肖若訥也

三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就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顯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廷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京亦在京薦一人爲館職曾爲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而薦斯人乎已爲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不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

章獻太后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仲淹奏以為不可晏殊大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

湘山野錄

四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無敢往別主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某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頭

五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詞之乃寄居仕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賜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撫然即徹

撫

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六

慶曆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謁翊日召食時李郎中丁同席范與丁同年進士也因道舊日某修學時最為貧窶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惟煮粟米二勝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壅十數莖漿汁半盃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湘山野錄

曹武毅

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曰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問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弔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

報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大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裏一襖以授內侍。叔復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襖開視之。乃一六幅畫幃。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為先鋒也。

王參政

王參政化基興國二年及第於呂蒙正榜。釋褐授員外郎。善知嵐州。趙韓王學術平淺。議以驟進少年無益于治。抽詔改淮幘。公歎曰。不幸丞相以舊勳自恃。特忌晚進。男兒既逢明時。豈能事幕府。承迎於婉畫之末乎。抗疏自薦。表稱真定男子。公嘗慕范滂有攬轡澄

清天下之志。遂撰澄清五略。皆切於時要。

太宗壯之。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左拾遺。召試中丞。補闕。知制誥。

狄武襄

天聖五年。王文安公堯臣狀元及第。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聖營為卒。晚年同入樞密院。武襄為使。文安副焉。並見東軒筆錄。

魏咸熙

魏咸熙仁浦之子。性寬厚。任太僕少卿。累典藩郡。知杭州。日晨朝視事。掌舍卒掛油釭。中問簾鈎。上正中其額。纒汗冠。絃咸熙戒左右勿得輒言。使老卒亟還。卧內易衣巾而出。歸朝。大治酒具。賓友集饌。陳越中錄。鈿陶器。僮僕數人。共舉食案而前。相嘲誚。足跌。盡

碎之坐客皆失色咸熙殊不變容但令易它器別具
蔬菓亦不加咎責人皆服其量以為劉寬之比

薛簡肅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
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
言也

一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
為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
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
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呂文靖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委官

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

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

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

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

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職者與同罪仁宗從之

翊日都知叩頭乞罷諸軍監宦士大夫嘉公之有謀

二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

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

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

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之

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

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深得

呂許公夷簡爲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
真宗知其可爲宰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熈肅爲
郡守上言應天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勅裁
仁宗知其有仁心後至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爲翰
林學士因萊州阿芸謀殺夫以爲案問欲舉免所因
之罪主上決意用爲輔相自熈肅之說進歷
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未始不免死案
問之律行凡臨劾而自陳者皆得原減所謂仁人之
言其利博也

東軒筆錄

李公擇

李常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白石庵之僧舍書

幾萬卷公擇既貴思之遺後之學者不欲獨有其書
乃藏於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曰李氏藏
書山房而蘇子瞻爲之記

張乖崖

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
成都知府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
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蕃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
遂自置侍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張
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
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煨求爲白金張
曰若能一火煨百兩乎術士曰能之張即市汞百兩
俾煨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曰若之術至矣然此
物不可用於私家立命工煨爲一大香爐鑿其腹曰

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尋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人伏其不欺也

東軒筆錄

二

張乖崖性剛多躁蜀中盛暑食餽飽頂巾之帶屢垂於盃平約之頗煩急取巾投器中曰但請喫因捨而起少年慷慨學擊劍喜立奇節謂友人曰張諫賴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耶則爲何人耶李順之亂益州大將王繼恩上官正輩頓師逗遛不進激使行盛陳供帳郊燕以餞之舉爵謂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行當勉力平盪寇壘以手指其地曰若師老日曠即爾輩死所也徐謂繼恩曰朝廷始若許僕參後騎豈至今日醢賊以噉師久矣自是士氣果振獲捷而還

見玉壺清話

三

初蜀新亂張尚書至公宇襲舊制周列更鋪九數百所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卷寶封文字與僧正希由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州計至希由爲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諫議策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鬼褐繫條草裏自爲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遂畫于天慶觀仙遊閣又九曜院皆畫公像府衙之東南隅又有祠堂皆後人思公而爲之也初蜀人雖知向學而不樂仕宦公察其有聞於鄉者得張及李畋張遠間召與語民間事往往延入卧內從容款曲故公於民情無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後三人者皆薦於朝皆爲員外郎而蜀人寢多仕宦矣每斷事有

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
版謂之戒民集大底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野錄

四

張乖崖未第時嘗游湯隍縣令賜束帛萬錢張即時
負之于驢與小僮驅而歸或謂曰此去遇夜道店陂
澤深與人烟踈闊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夜矣親老
未授衣安敢少留邪但淬一短劍而去行三十餘里
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見詠來甚喜密相
謂曰今夜好箇經紀張亦心動竊聞之因斷柳枝若
合拱者為一椹置室中店翁問曰持此何用張曰明
日早行聊為之備耳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雞已鳴
秀才可去矣張不答即來推戶張先之坐床拒左扉

以手拒右扉店夫既呼不應即再三排闥張忽退立
其人閃身踉蹌而入張擿其首斃之曳入閫少時其
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及持劍視翁方燎火爬庠即
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呼僮牽驢出門乃縱火
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曰前店人失火舉家被焚

出倦遊錄

五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慎重有雅望
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
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雜事

丁文簡

丁文簡公嘗言舉進士時以制誥為贅卷既而復自

笑曰是不揆也。然其後爲知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亦見其所存有素矣。初舉人居鄉必以文卷投贄先進自糊名後寢衰賈許公爲御史中丞又奏罷公卷而士子之禮都亡矣。湘山野錄

丁度字公雅開封府祥符人祖顛盡其家資聚書至八千卷爲大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矣父逢吉以醫事真宗於藩邸官至將作監丞致仕度以祀汾陰歲舉服勤辭學第二人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事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今上即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劘治體墾闢荒萊安集流庸以爲州縣殿最章獻皇右善之遷太常博士賜緋俄出知湖州事從

京西轉運使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久之兼侍讀學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學士國朝故事中書劄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昊逆命朝廷事多度建言古之魏令皆出於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錯置異同則下無適從非爲國體於是始詔軍旅重務二府通議度在兩禁十五年性寬厚儻蕩不修威儀流輩多易之上嘗從容問度用人資序與才器孰先度對曰天下無事則循守資叙有事則簡拔才器上甚善之會諫官有言度承間求進者上以度言論執政且曰度侍從十五年而應對如是不自爲他真淳厚長者也尋以度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逾年參知政事頃之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言上請使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鞠

其獄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
關社稷此可忍孰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
且爭至食時上卒從竦議未幾度求解政事特初
置紫宸殿學士以度爲之起兼侍讀學士尋以紫宸
稱呼非宜改爲觀文殿學士後數年薨贈吏部尚書
謚文簡度早喪妻晚年學修養之術常獨居靜室左
右給使惟老卒一二人而已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使遼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非常
例也且公名重今代故耳其爲外夷敬伏如此也

二

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爲兩府九有建明於上前
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爲王荆公嘗歎其

可任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
是時歐陽公罷參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荆
公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
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歐陽公懲滿邸之事深畏多
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荆公深歎惜之東軒
筆錄

太宗知人

太宗時賈黃中宋由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
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
林其後呂蒙正爲宰相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
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廬陵集

不信異端

李司空家累世不置佛堂不畜內典經文王似宗家

將相世家

李密學濬與李昌武宗諤同宗同歲月後一日而生二人者平生休戚慘舒一與之同及昌武死濬亦後一日卒昌武即司空步第三子在玉堂
真宗召公同丁胥公待宴王宸殿上曰朕嘗思國朝將相之家世緒不墜相惟李昉將惟曹彬爾聞卿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繼二聖基業亦如卿家保守門閥出東軒筆錄

大臣奢儉不同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

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廬陵歸田錄

貴門子弟

初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文學參軍范宗翰上啓責之曰王氏之琪瑋玘璿器盡璠璣韓氏之綜絳縵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謂王氏皆以玉為名韓氏皆以系為名故云璠璣經緯今之天下衣冠子弟取高科者唯王韓一族為盛故世之人多舉之以訓子弟焉名臣傳

陳恭公

陳恭公再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族子往往

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
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
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矣

二

陳恭公事 仁宗兩為相悉心盡瘁百度振舉然性
嚴重語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至親戚骨肉
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唯
仁宗嘗曰不昧我者惟陳執中耳及其終也韓維張
洵謚之曰榮靈 仁宗特賜曰謚恭薨後月餘夫人
謝氏繼卒一子纔七歲官葬日門下之人唯解賓王
至墓所世人嗟悼之梅堯臣作挽詞兩首具載其事
曰位至三公有恩加錫謚無再調金鉉鼎屢刻玉麟

符已嘆鸞同穴還悲鳳少雛擁塗看鹵薄誰為畢三
虞公在中書日朝廷百事崇王官多不喜天子以為
忠富貴人間有恩榮沒更隆若非笳鼓咽寂寞奈秋
風並見東軒筆錄

文潞公

至和初陳恭公而並用文富二公考博富弼正衙宣
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
公又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且奏
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
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
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
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求惟商周之所
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

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廬陵居士集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混鄆人也至和中混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綃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廁上讀書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誦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

同在史院每登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唯此尤可以屬思爾已上見廬陵居士集

張文定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圓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試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

然

皇朝卷十
四
卷之抽去其筋內捻頭一莖而食此亦異於常人也
見廬陵歸田錄

李文定

李文定公爲參知政事時仁皇爲皇太子文定兼
賓客一日召對滋福殿欲相之固辭俄而太子出謝
曰蒙恩以賓客爲宰相真宗頷謂曰尚可辭耶乃
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
與丁謂爭事罷天下之人皆以亮直許之東齋記

二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時

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
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大怒以爲瑋虛張
虜勢恐惜朝廷以求益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

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
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
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
日必能爲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爲
階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
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
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數爲小冊常置鞞
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迪取於鞞
囊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
傳詔於樞密院發之旣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
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
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后迪爲翰林學士屢上疏諫
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

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為參知政事，候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正等，而東宮不致動搖。迪之力也。及為相時，真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聖語，欲為林特遷官。迪不勝忿，與謂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為相，迪至鄆，且半歲。真宗晏駕，迪敗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衡州。仲宣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皇恐，以刃自刎，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不至。人往見迪者，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腐，弃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

日

段

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除秘書監知舒州。章獻太后上僊，迪時以尚書左右丞知河陽。上即位，召詣京師，加資政殿大學士。數日復為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歲餘罷相，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為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宋鄭公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

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諧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宋丞相序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授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字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歸田錄

錢文僖若水嘗率眾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為戍將所伏京上知之謂左右朕嘗見儒人

談兵不過講之於尊俎硯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果述形勢皆閑暇清論可也責之於用則罕見有成效

往

者今若水亦儒人曉武深可嘉也時北戎猶擾

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聞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盛犬戎未嘗侵境者盡幽薊為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時言者請城絳州積兵禦党項詔公自魏乘疾傳徑按至則乞罷時論躡之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止疑其筭部蹙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夭出玉壘清話

鄭毅夫

鄭毅夫入翰林為學士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入至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番居其上實不

遑安欲乞在下主上面諭之揆相固辭曰豈可循鄭某謙挹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乞罷禁林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班列鄭某之上不得為求例後揆相為鄭父誌其墓語筆優重至挽辭有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人之句佳其謙也

唐質肅

唐質肅公不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並湘山野錄

張文節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

踰

吾意國封遂賈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姬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耳若二姝齒未喻筭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聖慈垂愍然某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著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雇于人必當送府勘罪渾水燕談

二

桑贊以旄節鎮彭城張文節在幕下桑月給幕職厨料人十五千以下文節家貧食甚衆命倍給之文節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已過有所用即具所用之因聞

于桑歸其餘于努藏贊雖武人嘗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見也祥符中文節為京東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良厚今贊死葬濟州子弟悉官于外臣乞每遇寒食暫至贊墓拜掃詔可之自是歲一往祭奉之禮如在泊在相府凡桑氏子孫來見者待之有如骨肉廬陵歸田錄

楊文公

楊文公以文章擅天下然特跼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

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出廬陵歸田錄

劉溫叟

秘書監劉溫叟父岳退居河陰溫叟方七歲嘗謂客曰吾老矣他無所覲但得此難消息與此兒偕為溫洛之叟耕釣煙月為太平之漁樵平生足矣後記父語因名焉岳後唐為學士溫叟晉少帝時又為學士當世榮之受命之日抱勅立堂下其母未與之見隔簾聞魚鑰聲俄而開篋二青衣舉一箱至庭則紫袍兼衣也母始卷簾見之曰此則汝父在禁林內庫所賜者溫叟號泣捧受開影寢列祀以文告其先方拜母慶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大朝會有樂亦以事辭之客有犯其諱則慟哭急起與客遂絕太宗聞之嘉歎益父溫叟時為中丞家貧太宗致五百緡以

贈之拜貺訖以一橫貯於御史府西楹令來使緘繡而去至明年端午以紈扇角黍贈之視其時封宛然所親諷之曰晉邱贈緡恤公之貧盍開宿以濟其乏温叟曰晉王身為京尹兄為天子吾為御史長拒之則似鮮敬受之則何以敷流品乎後太宗聞之益加嘆重見東軒筆錄

張鄧公

退傅張公光化軍生百日始能啼繼線中喪其父母少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亦弗強曰不然亦位極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孫何下及第又困選調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郎知邵武縣還朝以文贄揚公大年比二日至門下連值揚公與同輩打葉子門吏不敢通

公亦弗去揚公忽自窓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語又觀所為文以為有宰相器未幾薦為御史尋充壽春王友由此際會遂登台輔然公寬厚長者記存故舊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善及貴猶不忘為魚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錫服晚年致政猶時時遺守仙物不絕答書皆親筆而書語皆稠疊勤虔其敦篤如此見青箱雜記

二

淳化中張鄧公為射洪令會歲旱禱于白崖山陸史君祠遂雨立廷下若聽命然須雨足乃退蜀人刻石記其事祠中真皇時為廣東轉運會詔天下置天慶觀公因請即舊觀為之以紓天下土木之勞詳錄

杜祁公

杜祁公，衎，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十五六，其二兄以為其母匿私財以適人，就公案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療，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婚嫁。東軒筆錄

二

杜祁公以宮師致仕於南都。時新榜一巍峩者出，倅巨藩道由應天，大帥王資殿舉正，以其少年高科，方得意於時，盡假以牙兵，當轡旌鉞，導從呵擁，特盛。祁公遇於通衢，無他路可避，乘段款衣帽，暗弊。二老卒欵馬側立於旁，舉袖障面，新貴人頗恚其立馬而避，問從者曰：誰卒？對曰：大師相公。湘山野錄

三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如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參政，不肯書曰：某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

仕廟初纂臨昇衮冕纔十二歲未能待旦起巳日高時明肅太后垂箔擁佑一日遣中人傳旨中書為官家年小起晚恐替留百官班次每日秣來這裏休謂會首台丁晉公適在藥告惟馮相拯在中書覆奏曰乞候丁謂出廳商議殆丁參告果傳前語晉公口奏曰臣等止聞今上皇帝傳寶受遺若移大政於他處則社稷之理不順難敢遵稟晉公由此忤明肅之旨復面責同列曰此一事諸君即時自當中覆何必須俟某出廳足見碩藉自厚也晉公更衣馮謂魯參曰渠必獨作周公令吾輩為莽卓乃真宰存心也初寇忠憫南貶日丁當肅筆謂馮相曰欲與竄崖又異涉鯨波如何馮但唯唯丁乃除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適當馮相秉筆謂魯參日鶴相始欲貶寇於崖嘗有

曰

鯨波之嘆令暫屈周公涉鯨波一巡音鑿崖湘山野

二

馮拯之父為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幹當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於簾前中令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相真宗仁宗位至侍中

趙參政

趙參政昌言汾人太宗廷試受其辭氣明俊擢實

甲科未幾拜中丞上幸金明池舊例臺臣死從遊之制太宗喜之特召預宴自公始也擢為樞密副使時陳象與董儼俱為鹽鐵副使胡旦知制誥盡同年

死

生俱少年為一時名俊梁顥嘗又與公同幙五人者是夕會飲於樞第甚觴孤矢未嘗虛日無何乘醉夜分方歸金吾吏遂夜候馬首聲喏象醉鞭揖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嘖曰陳三更董半夜趙公因是坐貶崇信軍司馬淳化中以諫議起知天雄大河貫府蓋豪猾輩畜芻茭者利厚價欲售之誘姦人充其堤使潰公知之仗劍露刃盡取豪芻廩積給用其蠹遂絕又忽澶河漲流入御河陵府城公藉禁卒殺羊為酒募豪右出資散卒負土護之皆樂不數日水退城宇就加給事參政召還上詔乘疾置赴中書太宗英謂公曰半夜之會不復有之公叩陛泣謝以上出東軒筆錄

孫宣公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善講說

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

講木宗幸國子監詔奭說尚書說命三篇奭年少

位下然音讀詳潤帝稱善因嘆曰天以良弼資商朕

獨不得邪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負

外郎侍諸王講賜紫章服真宗即位令中書門下

諭奭欲任以他官奭對不敢辭乃罷諸王侍講須之

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會

真宗幸亳州謁太清宮奭上言切諫真宗不納遂

為解疑論以示郡臣俄知密州轉左諫議大夫知河

陽為給事中奭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養詔知兗州

上即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為翰林侍讀學士預修先

朝實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龍圖

頃

閣學士奭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事反復申繹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掇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微言上之盡無逸爲圖乞施便坐爲觀鑑之助時莊憲明肅皇右每五日一御殿與上同聽政奭因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上與大右雅受重之每進見常加禮父之上表致仕上與大右御承明殿委曲敦諭不聽所請因詔與龍圖閣學士馮元講老子三章禮部尚書晏殊進讀唐史各賜帛二百匹改工部尚書知兗州宴太清樓近臣皆預俄出御飛白書賜羣臣中書門下樞密院大字一軸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惟奭與太子少傅致仕晁迥大小兼賜焉並詔羣臣賦詩翌日奭入謝承明殿上令講老

子三章賜襲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於瑞聖園上賦詩餞行詔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爲榮恩改禮部侍郎是歲累表聽致仕病甚戒其子不內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司謚曰宣奭舉動方重論議有根底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符瑞屢降羣臣皆歌誦盛德獨奭正官諫爭毅然有古風采精力爭同定論語爾雅孝經正議請以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令初五日郊從祀神不設席尊不施纂七祠時享獻神齊福止用一尊不設三登登歌不雍徹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上七十位饗先農在析穀之前上丁釋奠元三獻宗廟不備貳舞奭皆言其謬闕並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典禮冬至宜罷五

帝寧祀設五帝昊天帝位乞與羣臣議定時習禮者少又憚改作其議不行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於時三子瑤虞部員外郎琪衛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

金坡遺事

寇萊公

真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元方略可施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奏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於是即時進熟勅退召王公於行府諭以上意授勅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駟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塗身乃安也遽酌大

死

勳績錄
作績

二

白飲之命曰上馬盃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列萊公公荅拜曰參政勉之廼日引為同列也王公馳騎入魏方戎虜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騎退召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

東軒筆錄

袁抗大監嘗言曾守官營道聞吏官言寇萊公始謫為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竟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吏民遮道馬復踏躓不進寇以策叩馬曰吾尚敢留滯邪汝何不行馬即前去寇泣且曰語丁謂我負若何事致我于極地邪其後丁自朱崖移道

州表嘗接其語論遂以所聞質之丁曰寇自粗疎先朝因節日賜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飲人曹利用爲樞密副使不領其意寇曰某勸太傅酒何故不飲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爾邪曹厲聲曰上擢某在樞府而相公謂之一夫明日當於上前辨之自此二公不協厥後發萊公之事者曹貂也預謂何事然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有力焉二公之在政府也當太平之盛至於贊燮王度亦無善惡之大者至今天下識與不識知與不知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盡言晉公之爲則目以姦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實寇以誠過其才歟

倦。雜錄

寇萊公卒于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荆南之公安縣邑

人迎祭于道斷竹挿地以掛紙錢竹遂生根而生滋茂殆一畝邑人神之立廟于側祠宇嚴潔祀奉甚謹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于石

本傳名臣朝傳

四

寇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於中書有羹汚準鬚謂與拂之準曰君爲參預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謂顧左右大愧恨之章聖旣倦政而丁謂曲意迎合太右之意有臨朝之謀準便殿請對言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協天人係望講社稷之丕謀引望大明敷照重霄若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嗚咽流涕真宗命中人扶起慰諭之明日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

以中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戶參軍
皆謂所爲也赴雷州時道出公安剪竹挿於神祠之
前而祝曰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
國家此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後范仲淹作藥石詩
言準無辜被誣天聖元年閏九月移授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祭酒衡州司馬蓋上知其無辜將復其位
其月死於貶所年六十三尋復官爵謚忠愍及上
即位北使至賜宴唯兩府預焉北使歷視坐中問譯
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元荅丁謂令譯者
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撫南夏非
久即還

東軒筆錄

五

天禧未

真宗寢疾章獻明肅劉太后漸預朝政

无

真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立
仁宗策真廟爲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
引李迪楊億曹偉盛度李遵勉等叶力處畫已定九
誥命盡使楊億爲之且將舉事會萊公因醉漏言有
人馳報晉公晉公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明日利
用入盡以萊公所謀白太后遂矯真宗上仙乃指
萊公爲反而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冤之
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勉收
之至章獻上仙遵勉乃抱億所留書進呈
仁宗及叙陳本末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歎再三
遂下詔湔滌其冤贈中書令謚曰忠愍又贈楊億禮
部尚書謚曰文九預萊公黨而被逐者皆詔雪之故
億贈官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微能叶元臣乃屏儲

極蓋謂是也

丁晉公

丁晉公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觀海邊孤絕
寶陀山在朱崖作矜集百餘篇皆為一字題寄歸西
洛又作天香傳叙江南諸香又作州郡名配古人姓
名詩又集近人詞賦而為之序及佗記述題詠各不
下百餘篇蓋未嘗廢筆硯也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
致仕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鬣鬚無班白
者人亦伏其量也在光州四方親知皆會至食不足
轉軍使以聞有旨給東京房錢一萬貫為其子珙數
月呼博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
佛書以沈香煎湯時時呷少許啓手足之際付囑後
事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榮辱兩忘而不

變不惧真異人也 並東軒筆錄

陳康肅

真宗欲擇臣僚善弓矢羨儀彩伴虜使射弓時雙備
者惟陳康肅 號若可焉陳方以詞職進用時晏元獻
為翰林學士太子左庶子無巨細皆咨訪之
上謂晏曰陳某若肯換武當授與節鉞卿可諭之時
康肅燕國馮太夫人尚在閭範嚴毅陳曰當白老兒
不敢自輒既白之燕國命杖撻之曰汝策名第一父
子以文章立朝為名臣汝欲叨竊厚祿貽羞於闕閱
忍乎因而無報 真宗遣小璫以方寸小紙細書問
晏曰主皮之議如何小璫誤送中書大臣慌然不諭
次日稟奏 真宗不免笑而問之曰朕為不曉此一
句經議因問卿等止黜其璫於前省亦不加罪出

張洎

張洎在圍城中作臘九帛書間道求北戎之援為邊
 候所得洎歸朝太祖召洎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
 自若徐曰此臣在國所作太祖厲聲曰汝國稱蕃
 事大何乃反覆如此汝實為之誰之過也洎曰當危
 難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之不為臣所作帛書
 甚多此特其一耳上喜之曰忠臣也召坐慰勞之

魏王別錄

崔遵度

真宗為壽春郡王開府太宗詔宰執為朕選端方
 純明有德學無過闕臣僚二人為王友僉擇累曰惟
 得崔遵度張士遜爾遵度與物無競口未嘗言是非

清潔宁靖不喜名勢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匿身楹
 檻之外以避頽眄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箴十篇鳴
 琴於室妻子殆不得見通夕只聞琴聲

竇尚書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
 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
 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
 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
 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
 盧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於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
 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
 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
 之行是其言之驗也儀第儼侃僱僖並舉進士父禹

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皆成名士風家
法爲一時之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
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儀至禮
部尚書儼至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儼
爲晉府賓佐後至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儋起居郎
儼文甚高皆有集在祕閣儼亦有文爲晉府記室

楊文公集

二

王著既貶官內署闕人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
以酒失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等對以
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謹厚然須自翰林遷端明令
又官爲尚書難於復召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
卿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爲學士出

金坡遺事

錢思公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
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珊瑚筆格平生尤所
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
悵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之居一二日子
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
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不悟也余官西都
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

廬陵居士集

二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一平生不足者不得於
黃紙書名每爲恨也

名出歸田錄

王文穆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嘗侍祖郁
任官鄂渚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將壞廨舍
亟遷黃鶴樓始免身生男即公也時隔岸漢陽居人
遙望樓際若有光景氣象云文穆昔歲行圃田道中
宿于村舍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
奪目使蜀還褒城路中有人展謁孰視刺字乃唐相
裴度告公以默定之語及言公他日當貴茲亦異矣
後公每設壇禮神必朱篆紫微二字陳公黜所又輟
俸修晉公祠於圃田作記以述其勝響云

真宗封岱祠汾雖則繼述先志昭荅靈貺中外臣民
協謀同欲然實由文穆之力贊焉故章聖禮畢登太
山順偕近臣周覽前代碑刻內一碑首云朕欽若昊
天真宗顧文穆笑曰元來此事前定只是朕與欽

若與隋史萬歲討蠻入峒遇碑云萬歲後遇此頗相
類文穆三公不惟被章聖顧遇至於明肅太后亦
深眷焉先是知邵武軍吳植餉金於文穆而誤投沂
公以聞植坐追停文穆以不知特寢不問故植之
貶詞曰如何匪人瀆我元老此可見矣

孫資政

孫資政汜出帥環慶宿營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白
當選驛者公曰使夏國主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
某下况陪臣乎羗使遂宿白沙
仁廟聞而嘉之

倦遊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一

皇朝類苑卷第十一
石守道
石守道字子安，號石廬，南都人。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倦遊雜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二
名臣事迹

石守道

石守道學士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倦遊雜錄

韓丕 出倦遊

驪山白鹿觀，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經，結茅廬數十區，講授生徒幾百人。韓丕亦嘗從之學。王間遣生徒往近村市酒，一日命韓挈榼以往。王謂諸生曰：「韓秀才風骨粹重，向去進士不可量也。然到山歲餘，未嘗見。」

其所業命破宿索其寢室中於席下得櫛葉厚四五寸或二三葉或十數葉以細梗貫之乃韓之著述也主見之驚駭自此厚加禮待其後官至貳卿翰林學士

曹侍中

曹利用以蔭補殿前承旨嘗述備邊之策契丹南侵六師薄伐至于澶淵契丹遣使求和真宗曰須忠義識略之人可以入敵境觀其誠偽不必限以位秩高下二府薦利用可使真宗曰是常陳邊事者召見首陳和戎息民為便上問家所在利用曰臣盡節得死為幸豈顧家為乃假崇儀副使將命至大名路梗不通縋城而下晝夜兼行抵虜帳戎主請割關南地利用慷慨宣國威靈稱朝廷歲以緡帛為遺可

也遂與韓杞同還以書詞未遜復與杞往虜遣王繼忠與利用言兩朝懽好實為羨事虜王年少願兄事南朝又遣姚東之俱來講解虜遂北歸

李詢

李詢授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詢嗜酒常早朝上奏奏事宿醒未解酒氣醺然衝於御座上謂曰開封府煩卿宜節酒詢再拜謝罪然不飲酒不樂竟以過度而卒

韓忠獻

臣唐英嘗聞縉紳先生言故太師許國公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摺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

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持心如此昔素
安不以贓罪鞫人其韓公之謂乎上嘗思之命張
方平譔神道碑以上出本朝名臣傳

王文正

祥符初趙德明上言本國餓求粟百萬斛大臣皆請
以違誓責之王魏公且獨請具粟如其數於京師詔
德明來取真宗喜德明大慙且歎朝廷有人

二

王魏公與楊文公大年友善疾篤延大年於卧内託
草遺奏言忝為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
止叙平生遭遇之意表上真宗歎惜之遽遣就第
取子名數錄進

三

王且字子明大名人祖徹進士及第官至左拾遺父
祐以文學知名名制誥二十餘年至兵部侍郎風鑑
精審且少時祐常明以語人謂且必至公輔手植三
槐於庭以識之且幼聰悟寬裕清粹太平興國中一
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徙監潭
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薦其才行太宗召除著作
佐郎是時方興文學修三館建祕閣求文籍且以選
與校正遭父喪追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鄭州事月餘
徙濠州遭母喪去詔復故任淳化初中殿占丞直史
舒明年除左正言知制誥四年同判吏部流內銓知
考課院會妻父趙昌言參知政事且上奏以知制誥
中書屬官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故事因求解職上
嘉而許之以禮部郎中充集賢殿修撰掌銓課如故

踰年出書罷政事且即日復知制誥依前修撰仍賜金紫逮真宗即位除中書舍人數月召入翰林為學士尋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咸平三年權知貢舉鎖宿旬日就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遷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從車駕幸澶淵時鄆王留守京師暴得心疾詔且權東京留守司事乘傳而歸聽以便宜從事三年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舉士明年車駕幸永安以且為朝拜諸陵大禮使及還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以且為封禪大禮使又為天書儀衛使從登封泰山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受詔作封祀壇頌遷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及祀汾陰以且為汾陰大禮使還遷右僕射同平章事受詔作汾陰祠

壇頌上更欲遷且官且瀝懇固辭乃止加昭文館大學士及增功臣而已及聖祖降又加門下侍郎王清昭應宮成以且為玉清昭應宮使鑄天尊銅像成且為迎奉聖像大禮使寶符閣成又為天書刻玉使車駕幸亳以且為奉祀大禮使上以兗州壽丘為聖祖降生之地於是處建景靈宮以且為朝修使宮成拜司空國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並同平章事聖祖上尊号以且為太極觀奉上寶冊使且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兗州還懇請備至乃詔冊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有重事不以時日並入參決且聞之惶恐拜章乞寢恩數闔門俟命乃止增封邑而優假之數率如前詔既而疾甚求對便坐扶以昇殿上

見其癯瘠惻然許之。且退復上奏，明日冊拜太尉。依前王清昭應宮使，罷知政事，特給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禮官草具尚書省都堂署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冊贈太師尚書令，謚文正。上出次發哀，羣臣奉慰，擢其弟度支員外郎旭爲司封員外郎，子大理評事睦爲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丞，弟子衛尉寺丞質爲大理寺丞，外孫韓綱、蘇舜元、范禧並同學究出身，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補太常寺太祝，徽秘書省校書郎。初，且與錢若水同直史館，知制誥。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與爲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後果如其言。且以寬厚清約爲相，幾二十年，遭特承平人。

主寵遇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稱之。事寡嫂謹，撫弟妹有恩，祿賜所得與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弟旭，一無所問。遇恩蔭，補徧於羣從。身歿之日，諸子猶有褐衣者。性好釋氏，臨終遺命剃髮着僧服，棺中勿藏金玉。用茶毗火葬法，作卯塔而爲墳。其子弟不忍，但置僧衣於棺中，不藏金玉而已。且又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侍輿直省，吏扶之，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且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又曰：「寇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

困不任久待遂辭退且薨歲餘上卒用準為相

四

真皇時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尚書言者以為不可是時王文正公為相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諫之規它人往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伏王之能用人也

湘山野錄

五

王文正公且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書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為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世傳王公嘗記前世為僧與唐房太尉事頗相類反將稍館遺命剔髮以僧服斂家人不欲止以緇褐一

襲納諸棺然公風骨清峭項微結喉有僧相人皆謂其寒薄獨一善相者目之曰公名位俱極但祿氣不豐耳故且雖位極一品而飲啗全少家亦不畜聲伎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嘗密賚白金五十兩且表謝曰已恨多藏况無用處竟不之受其清苦如此

東齋記事

六

本朝眷待耆德於儀物之盛惟王文正公也病深屢乞骸不允扶掖求對於便坐面懇之真宗遣皇太子出幕拜留曰吾方以卿翼吾兒卿瘦瘠殆此朕安敢強翌日冊拜太尉詔禮官草儀就都堂赴上五日一起居起居日入中書預參決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入至病革公召楊大年於卧囑以後事曰吾深

狀煩惱歸慕釋典願未來世得為苾芻林間燕坐觀
 心為樂將易簀之時君為我剃除鬚髮服壞色衣勿
 以金銀之物置棺內用茶毗火葬之法藏骨先塋之
 側起一卯塔用酬夙願吾雖深戒子弟恐其拘俗說
 可可啞告之又曰仗子撰遺奏但罄叙感戀而已慎
 無及姻戚大年對曰餘事敢不一一拜教若剃髮三
 衣之事此必難遵公三公也萬一薨奄鑿輅必有被
 挑之臨自當斂贈公衮衣可加僧體乎至薨大年與
 諸孤協議但以三衣置柩中不藏寶貨而已壽六十
 一配享 真宗廟庭 見雜山野錄

七

王文正公一日諭諸公曰上官泌差知河陽乃批署
 之諸公後白公泌欲一轉運使會京東有關諸公曰

可差上官泌也公不荅因奏對言上官泌向日議差
 河陽然亦合入一職司會京東轉運使闕更稟上旨
 上閱泌歷任曰與轉運使諸公歸以相語曰王公無
 私如此

八

王文正公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特被手詔採察河
 北京東兩路公言當官有才者十餘人皆降詔獎諭
 有以問公曰為死宰將命出使而所舉不一恩止得
 詔獎無乃輕耶公曰既薦之又力行之是上恩皆出
 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

九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
 惶恐不敢復前面而不知其意後公弟問趙公安仁

曰家兄歸時一如此何也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十

王文正公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身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王文正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上諭近臣曰王某家却不覺靜緣當國日亦門庭清肅呂文靜夷簡魯肅簡宗道初參預政事二妻入謝章憲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語其夫王某在政府多年終始一節先帝以此重之宜為師範也

十一

東封二府議增飾車服以盛法從諸公令人於公第日伺之而無所為王冀公欽若乃作繡鞵以送公曰前議恐忘已令為之公使還其直而置之冀公見其不乘而訝之公曰常所跨者君上所賜非不華也豈可更奢僭以隳制度

十三

王冀公欽若自江寧歸再執魁柄魯公時參知大政九聚議冀公不堪語諸公曰掌武相公在政府參政豈敢如此魯公笑曰王文正先朝重德豈他人可企苟相公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伏馮文懿極為侍極中有問之曰向與掌武相公同在政府盡見國體公今異於昔何也馮曰王公德業孰可同及彼一時此一

時也並見各臣遺事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新羅國金州類苑卷第十二

110X
40
15